
比較馬克思主義與基督信仰

對「人性」及「人道主義」的看法



青年時代的馬克思

Arthur F. McGovern, S.J. 著

湯漢譯

在比較馬克思主義及基督信仰上，一個人所採取的態度，會深深影響他的觀點，使他認為兩者可以達到和諧共存或水火不容的地步。今日基督徒的社會思想所提倡的許多價值觀，可以在年青時代的馬克思的人道主義中找到；另一方面，傳統西方基督徒有關人性的觀點，與歷史上演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却產生強烈的衝突。這兩種態度之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為不但有希望建立一些共同價值，推進人類發展，而且亦能幫助我們了解馬克思主義與基督信仰之間的衝突。

年青時代的馬克思的人道主義作品，在馬克思主義的實際歷史中，只直接擔當過很

小的角色。他早年最重要的著作「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差不多經過一百年尚未出版，亦罕為人知；只在最近十年，這些手稿對馬克思的研究才產生意義深遠的影響。因此，本人先探討傳統馬克思主義與基督信仰對「人性」的觀點，然後才察看一下年青時代的馬克思的人道主義。

(甲)兩種對「人性」觀念產生衝突的傳統

(一)個人：西方基督徒傳統一向視現實的自我為一個內在、精神的自我。希臘哲學把

「人」的觀念建立在肉身與靈魂的組合上，又指出具有推理能力的靈魂是自我的核心。基督徒提高「人」的觀念，指出人按神的肖像受造，指向永生。西方哲學家在解釋這個精神的自我上，意見雖不同，（註一）但大多數均同意，這個「內在的自我」是一個有意識的心靈，也是最終的自我。這種西方基督徒傳統，在承認人需要社會之同時，亦傾向於強調個人。他們固然承認個人受社會環境影响，却強調個人的責任及能力，認為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是一個自由、有理性、和內在的自我，不被社會所決定。

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向這些基督徒觀點提出挑戰。馬克思無神主義質詢人的精神性質；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則反對個人主義。由於馬克思自己覺得，宗教藉着鼓吹奴隸性而削弱人的尊嚴，故此，本文稍後將探討一下，馬克思本人的無神主義是否實在否認個人的精神地位。馬克思固然稱自己為「唯物主義者」，但他運用了這個名稱，只為強調社會經濟條件對人行為的影响，並未發展一套唯物主義的形上學。他的同伴恩格斯倒提出了一套明顯唯物主義的形上學（辯證唯物論），即是提出了一個清楚地與基督信仰不能相容的世界觀。恩格斯解釋世界及人類生命的起源為純物質的產物。（註二）人類不是擁有靈魂的精神體，而是純物質演進的產物。因此，列寧堅決主張，這個世界觀對馬克思主義不可或缺，而且「唯物主義毫不留情地敵視宗教」。（註三）在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中，這種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在共產主義教育制度中變成官方規定及唯一能接受的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不談人的「精神層次」，視精神由物質產生，與物質並無形上層次的區別。

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亦十分強調人的「社會性」。馬克思本人曾尖銳地批評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利己個人主義」。他之所以提倡社會主義，實在包含了對人的社會性的強調：建基於一定社會關係（比如：工人和僱主）的生產方式，形成了人類社會；社會主義的革命將由無產階級聯合一起完成；社會主義會使社會控制及共同擁有一切財物。

（二）人性：西方基督徒傳統認為，每個精神自我都是人的本質，它由人性所共有的品質、以及每個人所特有的品質所構成。所以，一切人都有理性、有自由意志、會尋找幸福等，但亦有個人的獨特性格與才能。基督徒的看法，由於受原罪教義所影响，亦認為消極的潛質（比如：自私、追求享受）恒常存在於人性內。這些共通的品質，隱藏於傳統天主教的「自然律」觀念，以及一般基督徒對倫理不變原則的看法下。

馬克思對歷史的著名原理（歷史唯物論）認為，一旦經濟結構改變，社會的政治、價值及道德亦變。馬克思也深信，人的行為，甚至人性本身，亦被社會的轉變所改造。在「神聖家族」（一八四四年）一書中，馬克思回顧了現代各種不同唯物主義哲學的演進。按照馬克思的看法，唯物論對社會主義的最重要意義是：深信人類被自己的環境所改造。因此，馬克思說：

「如果人被自己的環境改造，則他的環境應該是人性化的。如果人具有社會性，則他只能在社會內發展其真實的人性，並且人性的力量不應被個人的力量、而應被社會的力量所衡量。」（註四）

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六學題

中，馬克思認為「人性是社會關係的整體」。這些立論倡議：人性既是這樣一個可塑體，以致它能夠完全被新的社會環境所改造。

一本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綱要」（一九六一年）的蘇聯重要教科書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人道主義，幾乎等於「創造環境」以應付個人發展之需要。這本教科書提及個人發展的話並不多，即使提及也偏重於社會環境的影響。

「人的精神、人與自己周圍人群的關係，以及他個人的覺醒，全都依靠他所生活的環境的性質。」（註五）

「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是：爲了創造個人無限的發展，也爲了人類身心的發展，必須保證人有發展的完全自由。」（註六）

在以下論到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之中，我們將會更清楚看到強調社會環境的含意。

（三）國家：近代西方基督信仰思想贊成盡量減低國家對個人的控制。洛克及盧梭的社會契約理論，視國家由個人組成，認爲必須維護個人的自由和理想。爲了限制權力集中，國家憲法體現了MONTESQUIEU的觀點，使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天主教的「襄助」原則亦是指這個意思。J. S. MILL 強調減少國家的干預，以擴大個人的自由。

相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已變成與強大的國家力量，以及一黨中央執政相同。根據新近對馬克思政治思想的研究得知，馬克思本人不但不鼓吹一種受限制的民主及被支配的國家，而且還憧憬一個有群眾參與的民主，減低國家控制。（註七）但馬克思一些提及需有過渡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言論

，却被列寧及以後的共黨領袖運用，以發展一個由共黨強力統治的國家。反過來說，國家變成一個努力灌輸正確的人性觀，以及創造環境以改變人性的機構。故此，正如人所週知，共產國家堅持要在所有學校教授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DONOLD MUNRO 在他那富有洞見的「現代中國的人觀」一書中，描寫蘇聯運用馬克思觀點去塑造人性。（註八）MUNRO 相信，在一九二〇年代，蘇聯哲學純粹反省馬克思的信念，就是：一旦社會經濟條件改變，人類便會逐漸改變。但在一九三〇年代，蘇聯領袖却採用了較激進觀點，要以干預去改造人性。簡言之，正如MUNRO所見，蘇聯不是以等待社會條件逐步改變，而是以支配或社會操縱的過程，去企圖改變人性。

MUNRO 集中研究由毛澤東及中共所引進的後期改革。在西方基督宗教思想裏，人是由明悟、感情、態度、習慣所組成。而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共思想裏，人的爲首的本質却是社會性。在與西方基督宗教思想強烈對比下，這種性質並不認爲個人天生就有人性，却強調每個人只在他（或她）所屬的團體關係中，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毛澤東相信，中國老百姓由於極度貧窮，故此仿如一張「白紙」，可任由改變。但他也把這點道理配合到人性上，把教育及思想改造變成塑造新人的鑰匙。既然人性是完全可以改造的，則「正確的觀念」必能完全改變人性。（註九）

爲了明白基督徒與馬克思主義思想如何對人性的不同觀點產生衝突，我們可以簡單地翻閱教宗良十三世於一八九一年頒發的「新事」通諭。良十三世寫這篇通諭，早在我們所提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之前。但他對

社會主義的批評，建基於西方基督徒對個人權利、人性、以及國家所擔當的角色的看法上。良十三世說，社會主義消除私有財產的目的，正相反個人擁有財產的自然權利。社會主義的目標會徒勞無功，社會改革並不能改變人類。社會主義藉國家或集體社會的「吸納」而威脅個人。（註十）所以，對於個人、人性、國家的不同觀點，使基督信仰與馬克思社會主義從開始便彼此衝突。

（乙）青年期的馬克思和基督徒對「人道主義」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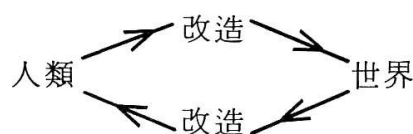
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及教科書，對「人道主義」及個人發展的問題很少注意。在上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綱要」這本長達約九百頁的課本中，只有數段文字直接論及個人的實況。（註十一）而這些文字也只集中於「創造環境」以發展個人方面。（很多基督徒團體亦由於視人性為基本有罪的，或認為自我實現是相反聖經的「俗化」理論，因而貶低人道主義。）

相反地，年青時代的馬克思却運用了許多篇幅來討論自我實現的問題。而且，他的早期作品強調人行為的創造性及主體性，以平衡那些主張社會改造人性的論調。（註十二）正如馬克思自己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三學題上說：「唯物主義在主張人是環境及培養的產物的同時，忘記了環境受人改造。」（註十三）

馬克思談及人道主義的最重要著作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但這些手稿一直罕為人知，至一九三一年才出版面世，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廣泛被人討論。很多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這些作品對了解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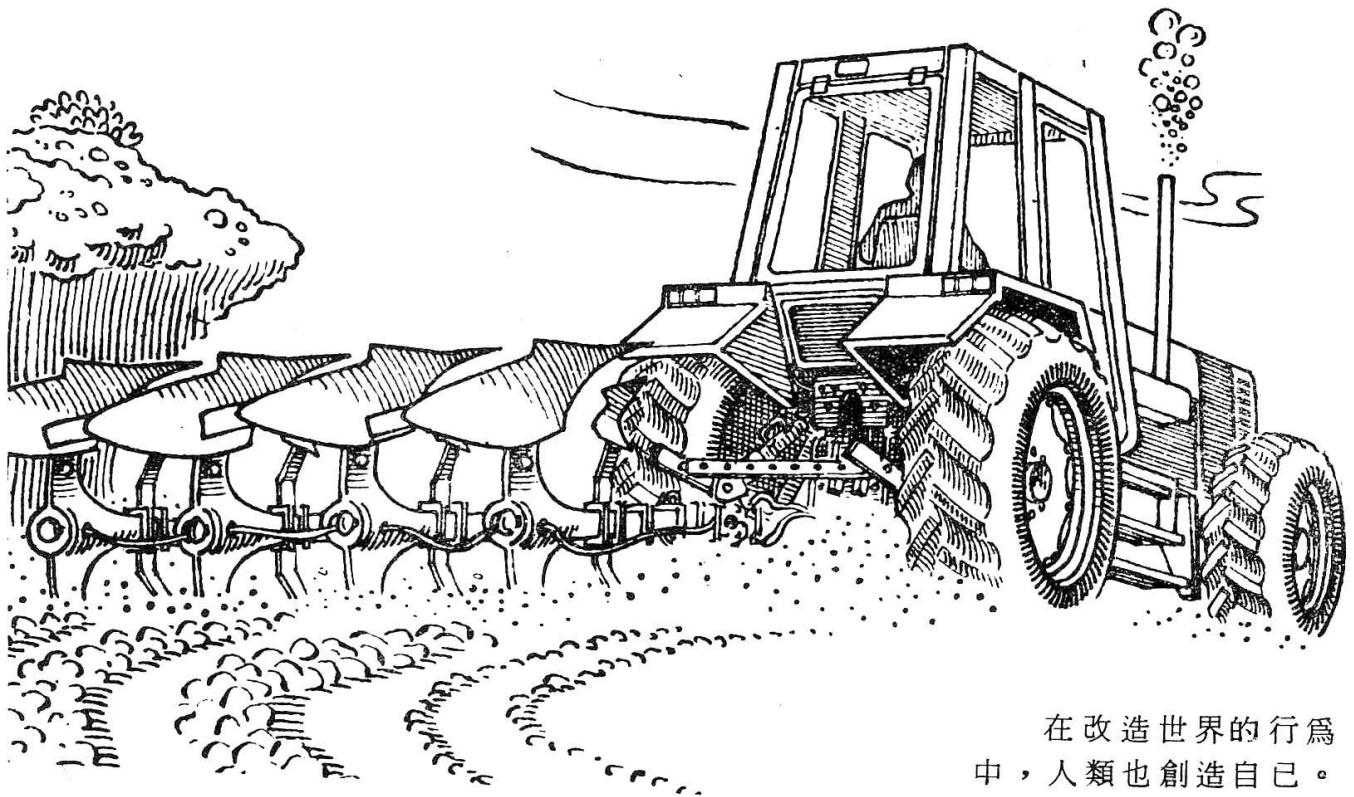
克思思想提供了一個嶄新而全面的基礎。另一方面，共產主義的知識界領袖却對這些著作置諸不理，認為它們與成年期的「科學家」馬克思的作品比較，實微不足道。但這些著作，在討論馬克思主義及基督信仰的「人道主義」上，已成了一個更大的焦點。（註十四）

年青時代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的基本核心內容是：人類自己透過工作去改變世界及社會，而人類倒轉過來亦被世界改變。這些相互關係可以圖解表達如下：



人類是「主動性」的存在；他們改造世界。馬克思從黑格爾那裏採取了對歷史和社會的動態觀念。人類在世上的行動方式塑造和改變歷史及社會。但黑格爾強調人的「理性」，視之為推動改革的因素，而馬克思却側重工作。透過自由選擇、合力的工作，世界可以真正人性化，變成人類發展的健康環境。但是，按照馬克思的看法，資本主義却產生異化、非人性化的世界，標榜被壓迫、無自由、沒有創造力的勞動、以及自私的競爭。本着這個信念，馬克思產生了有關社會改革理論的基本調子：社會的經濟組織應該改變；如果運用社會主義的合作生產方式去取代資本主義，會令人類更自由工作，更能發揮人類所擁有的本能和天賦。

不幸，馬克思相信人類為了能夠實踐創造世界的責任，必須放棄宗教信仰。他視宗教信仰為奴役的方式，也視神的安排決定歷



在改造世界的行爲
中，人類也創造自己。

史，以致人類無可奈何地接受現實的世界。

人類是「自我創造性」的存在；他們塑造自己。在改造世界的行爲中，人類也創造自己。他們的工作決定自己是誰。馬克思看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異化自己。由於他們的工作成果統歸入資本家手中，工人並不能如同富人一樣發展。工人沒有選擇工作的自由，在單調的工作下過着非人性化的生活。他們無能享受文化世界，而且在彼此衝突中工作。依據馬克思的看法，只有通過社會主義，工作和工作成就才能真正屬於工人自己所擁有；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自由發展自我。

人類是指「整個人」；他們滿足需要，也發展新需要。黑格爾在古典哲學傳統中，集中把人看作「思想家」。馬克思却跟隨費爾巴哈強調整個人，不僅指人理性的發展，還包括人一切感覺和情緒。馬克思注意到人

一連串的「需要」，包括從食住的基本需要，進到愛情、欣賞音樂和藝術的更高層次的需要，再進到發展個人能力、鼓勵別人自我發展的最高層次的需要。馬克思覺得，資本主義創造假的需要，即是：金錢、佔有慾和支配別人的需要。

人類是「社會性」的存在；他們塑造社會。其實，視人類為社會性存在的理論，並非源自馬克思；亞里士多德早已在很多個世紀前提出。但是馬克思所強調的，就是勞動在創造社會的連繫和結構上的卓越地位。男女在勞動中彼此的關係，決定他們在社會上的整個生活：他們可能自由地、合作地勞動，以滿足人類的最高需要，亦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地、自私地、衝突地工作。

人性是「社會關係的整體」，人類被社會塑造。如果人類在世界上行動，塑造歷史、社會、及自己，則人類亦反過來被世界所

塑造。這點道理已隱含在上述的一切解釋中。人類不單在每一個時代中重新創造社會，他們也被前代人類所創造的世界和社會所局限。如果社會變得非人性化，個人亦會變得非人性化。只有改造社會並且使之人性化，個人才能成爲真正的人。可見，這最後一條學題，差不多變成了馬克思人性論的唯一焦點。

究竟如何把現代基督徒思想與馬克思的人道主義作一比較？這裏仍存在着兩個問題：馬克思的無神主義，以及人性的改變程度。如果我們試看一下馬克思對宗教，尤其是他對宗教功能的批評，我們會發現，他有很多批評是相當正確的。宗教確實屢屢被運用來替現狀作辯護（比如：皇帝的神權），或用來撫慰窮人（比如：爲了永生的幸福，要接受生命的苦難）。可是，宗教亦能爲社會改革提供動力。現代基督徒思想不但不反對人類的行動和責任（其實，並非是我們，而是馬克思本人採用了神人二分法），而且還視人的行動分享神的創造力，參與耶穌帶來正義和平的新國度的使命。這點說法可能不會使馬克思滿意，也不會除掉恩格斯所發展的唯物主義世界觀。但馬克思所倡導的人的責任，與現代基督徒的社會觀，兩者實在彼此相容。

人性的可塑性產生第二個問題。既然馬克思那麼強調改革，我們一定可以反駁說，馬克思起碼含蓄地承認人有「特定的」品質和需要。（註十五）馬克思提及人需要自由選擇工作（因此對於馬克思來說，理性及自由意志是人的恒久品質）；他強調人需要勞動、需要愛、也需要自我發展（如果這些都不是持續的品質，社會主義的目標便沒有多大意義）。從另一方面看，基督徒愈來愈覺醒到「社會性的罪」，也愈來愈注意到社會

條件及社會制度對人類生命的影响。准許種族歧視的法律，就等於助人加強種族歧視；把財富權力集中在富有者手中，必導致剝削和壓迫；一個消費的社會必影响個人的消費態度。但是，馬克思過度強調運用社會條件的改革去改造人性（猶如基督徒思想却反過來太慣常依賴個人的倫理皈依，而忽略努力改變社會結構一樣）。共產主義的社會並未消除人類對享樂主義、自私自利及控制別人的傾向。馬克思並非欲使國家或黨「駕馭」個人，但他過度倚靠經濟結構的改革，因而導致他忽略政治結構以保障個人自由。

至於其他問題，馬克思人道主義的大部份內容與現代基督徒思想相當接近。事實，它亦深深影响了基督徒的社會思想。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推動教友去履行改造世界的任務，視之爲教會傳教的一個不可或缺部份。梵二還發展了一套與馬克思思想相當接近的「勞動」神學。（註十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的「工作通諭」中，講及勞動在人類生命中的重要地位，貶斥把工人當作生產「工具」。在強調工人是「主體」上，教宗肯定了人類在塑造社會及自己的生命上所擔當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角色。在回應馬克思對勞動的看法上，他同樣認爲勞動對自我實現及發展是必須的。最後，他對「真實的社會性」及對工會的意見，顯示他大力承認人的社會性。（註十七）以上只是一些馬克思主義及基督徒觀點相會合的例子。如果我們涉獵一下莫特曼、梅茲、及顧德艾歷及其他很多現代神學家的神學，這種會合還可以擴得更闊。

總之，任何基督徒對馬克思主義的稱讚，既應充份合乎事實，敢於承認我們在本文第一部份所探討過的衝突傳統，也要充份開放，肯於欣賞馬克思思想的價值和貢獻。（附註請參閱英文部份，見本刊頁 46-48）